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虜气驱南海，狼烟扫北陬

边关稍靖，征人解甲，蓊门烟树依依。明万历七年(1579年)，著名抗倭将领陈祿请准解甲归田，荣归故里。

时值陈祿五十岁生日，众多挚友同僚、文人雅士聚集一堂，为他献诗作词。其中一首尤为出色，其文采在宴会上独占鳌头。其诗云：“壮士挟宝剑，生与寇为仇。虜气驱南海，狼烟扫北陬。饮马三千里，悬弧五十秋。未须夸李广，谈笑待封侯。”

诗作者龚一清，松门里(今稠江街道大水畈)人，万历二年(1574年)甲戌登进士第，授行人司(掌传旨、册封等事)行人。万历十年壬午(1582年)，其任河南道监察御史，后升广西布政司右参议、分守广西右江，云南提刑按察司副使。

龚一清所吟此诗录于《松门龚氏幼宗宗谱》，其题为《贺陈祿将军五十大寿》。赴宴作此诗时，龚一清已授行人司行人。在此诗后，还附有这样一段注解：“此诗在倍磊陈将军五十大寿时作。一清举为进士，赴宴庆寿。”

此诗开篇即勾勒出了一个龙骧虎步、顶天立地的壮士形象。他身佩利剑，生来便以剿灭寇贼为己任。“挟”字蕴含一股刚健之力，颇显英武之气。“虜气”原指海市蜃楼，此处喻倭寇在南海掀起的嚣张气焰；“狼烟”代指北方边境战事，“陬”，指边远之地。

颈联中的“饮马”，化用霍去病北伐匈奴“封狼居胥，饮马瀚海”的典故，极言行军征程之远。“悬弧”典出《礼记》“男子生，悬弧于门左”，指男子出生；此处喻陈祿从军已历五十个春秋(恰逢五十寿辰)。李广系汉代名将，此处以李广作衬，言陈祿将军的功勋不在李广之下，却不必如李广般命运多舛。“封侯”之句，既赞其功成名就后的从容气度，亦暗含对功勋终得褒奖的欣慰，呼应陈祿“解甲归田”的圆满结局。

诗人写道：“壮士身佩利剑，生来便以剿灭寇贼为己任，与寇贼不共戴天。你纵横驰骋，既在南海驱逐倭寇，又奔赴北方扫平烽烟，足迹遍布海疆边陲。你转战南北，饮马江河，征程何止三千里；你从军报国，至今已整整五十个年头，军功赫赫。你无需感叹李广那样的命运多舛，且谈笑从容，功名封赏自在眼前。”

诗人以豪迈笔触，通过时空交错的描写，既赞颂了陈祿将军的军旅功绩，安抚了历史上“李广难封”的遗憾，也寄寓了美好祝愿，彰显了明代抗倭将领的时代幸运与个人襟怀，将陈祿转战南北、功成身退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陈祿，字汝廉，号雨川。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由义士统领兵。三十八年(1559年)，新河、桃渚等处破贼烧船，救被掠男女千余人。四十年(1561年)，参加台州白水洋等处大捷，擒斩贼首(从贼、追随者)数十人，题升(即“提升”)总旗。四十二年(1562年)，江西弋阳和福建兴化、横岭等处斩贼数百人，题升金华府正千户(一卫辖五千户所，正千户为千户所最高长官)。四十三年(1564年)，蔡坡岭等处斩贼数百人。隆庆三年(1569年)，题升本所指挥金事。万历年元年，调岭岭口外，剿贼董狐狸功，升本所指挥同知。授怀远将军，追封二代。”

簪纓焕彩英雄谱

陈祿是义乌兵的杰出代表，与戚继光风雨同舟二十载，“唯威将军之令是从”“临财不苟，遇敌必先士卒”“身冒矢石(箭和垒石)横戈(横持戈矛)冲阵如人无人之境”。戚继光不仅是陈祿的引路人，更是军旅路上的良师益友，彼此之间充满信任，情谊深厚。这在龚一清撰于万历丙子仲夏的《天福公陈祿提调宽佃序(古代散文的一种体裁，此篇属赠序)》一文中可见一斑。

龚一清在该序中写道：“自隆庆来，北门晏然无事，皆君助之力也。大将军戚公纪律严明，独于君不拘绳尺(规矩尺度)，虽恣语(随意说话)刺谬(言语冒犯、与上级意见相左)，亦

不之计。从(跟随)最久，劳(功劳)最深，而曩(以往)所共事者(一起做那些事的人)，大半专阃外(指镇守一方的将帅)，君犹(仍然)千夫长(中低级军官)耳。而殉国之气，依然激烈，亦不自愤。一遇贤士君子，即折节下之，而与之推心而置腹。古云：‘千金酬知己，一剑报君恩。’君其人焉。”

受戚继光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思想之熏陶，陈祿不贪功、不恋官，视功名如烟云。待荣归故里后，过着“扁舟垂钓”的生活，常常慷慨解囊积德行善，深受家乡民众的喜爱。据传，万历皇帝因钦佩于陈祿的广阔胸襟，曾以御衣相赠。明朝赏赐武将，最实在的就是赏大红红丝衣(一种由内库织造、绣金线的红袍)；对战功显赫的，有可能赐予更高级的带兽纹的“斗牛服”或“飞鱼服”。

龚一清的《贺陈祿将军五十大寿》一诗，既是写给陈祿的，也是所有义乌兵将士的生动写照。说起义乌兵的将领，就不得不提陈大成。当年戚继光来义乌募兵，陈大成一带头，陈祿及倍磊数百名青年男子报了名，最终破格录用了四千人。半年后，一支纪律严明、作战英勇、战斗力极强的戚家军应运而生。

作为戚家军早期的重要将领，陈大成随戚继光转战台州、福建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陈大成，历授台州卫指挥金事，转升浙江管理中军都司。”“累升总捕三省都指挥金事。”“总捕”负责一省或数省的缉捕、治安、剿寇事务。“都指挥金事”是明代都指挥使司的属官，官秩正三品。

陈大成终官至“游击将军”，这在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。《陈大成墓志铭》中这样写道：“钦升三省总捕都司，寻迁四川叠茂游击将军。未及莅任，竟以疾卒。”戚继光在《祭旧部曲游击将军陈大成》一文中也提到：“俄而阍人(守门人)传言，浙使以尺牍至，则四川游击将军陈大成到，总捕三省都指挥金事，转四川游击将军，诰封怀远将军，指挥同知。”明隆庆三年(1569年)，陈大成升任四川游击将军，却在赴任途中突然病亡。收到陈大成死讯后悲不自胜，戚继光连声呼嗟“伤哉伤哉”，并撰写了《祭旧部曲游击将军陈大成》一文，以痛悼这位昔日主将。

戚继光在该祭文中先回顾了自已四处募兵无着的辛酸，再叙述了倍磊之行与陈大成策募兵的喜悦，追忆了陈大成当年挺身而出的义举：“君时著名里中，为宗人所重，余善之而未敢谓君能成事。时婺越人惧军政，戚为必先得君，始有应徵者。余谋义乌令赵公(指赵大河)，以骐币往(携带良马、财帛等贵重物品前往，表示礼遇之隆重)，君幡然出，属余部。”

该祭文既含有对逝者的深切缅怀，体现了戚继光对旧部的感念，也凸显其个人威望对戚家军成军的历史贡献，展现了戚家军在成军之初依赖地方贤达支持的历史细节。正如戚继光在祭文中所写，陈大成当时在乡里声名卓著，深受宗族敬重。他虽欣赏陈大成的为人，却未敢断定陈大成能胜任军旅之事，因为当时金华、绍兴百姓都畏惧从军。民间皆言：“必先请得陈大成应征，才会有人响应募兵。”在与义乌县令赵公商议后，戚继光携礼前往聘请陈大成，陈大成则毅然出山，投身于他的麾下。

俗话说：“打架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陈大成对戚继光、对朝廷竭尽忠诚，不仅自己身先士卒，并以“两鬓皤然”之身“登坛挥羽”，还让两个儿子从戎抗倭驱敌。这在《陈大成墓志铭》中有记载：“公享年六十有四。生二子：文汉、文澄。文汉战死于闽，文澄以文汉有功，历转险塞游击，凡四任。”

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陈文澄，嘉靖三十年，以募兵功授级金华千户所指挥金事。万历年间，历任浙江右军游击将军。”

在随戚继光抗倭的义乌兵将领中，陈大成的官阶、军职不及朱文达、吴惟忠等义乌籍将领，

但论知名度却不在其下。这不仅因其首应募兵、战功卓著，更因其宅心仁厚、心系社稷，在他身上，义乌人顾全大局、不畏生死、勇敢彪悍的英雄气概表现得



戚家军义乌兵事迹陈列馆

淋漓尽致。

历史不会忘记。四百多年前，一批批义乌儿郎为了保家卫国、靖边护民，毅然背井离乡，追随戚继光的脚步。他们南下横扫倭寇，屡建奇功；北上戍守长城，修筑边关，成为名震沙场的戚家军义乌兵。当年，戚继光先后招募义乌兵约二万六千人，其中倍磊村的人数独占鳌头，并涌现了众多把总以上将校级的武官(一说52人)。戚继光的倍磊籍得力干将除陈大成父子、陈祿外，还有陈子奎、陈蚕、陈九霄、陈彦才等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义乌兵将领精英谱。

有鉴于此，倍磊陈氏后裔不吝以“倍磊陈氏出名将”“簪纓象征高官显宦的身份和地位”代有“佩符(指官员或将领佩戴的符牌)拥旌(指古代武官持旌统率军队)者相望边陲”等字样，描绘当年从倍磊走出的义乌兵在明军中的盛况。

巷陌风流冠古今

正是桃红柳绿、鸟语花香的时节，游客赏罢田野繁花，也爱到倍磊街走走。受总台春晚义乌分会场人员的带动，春节后慕名前来倍磊街游玩的游客明显增多。而行走在倍磊村内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对于那段应征戚家军义乌兵的历史，都能说上一二。

义乌人自古重商，地名中凡有“市”或“街”的，就是商贸集市，倍磊也不例外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倍磊市，去县四十里，在二十七都。”在倍磊村存留的近百座明清时期古建筑中，多有“商”字门以及祈福求财的建筑装饰，体现了倍磊商人重商意识和行商的经历。

倍磊以街为名，更以街出名。村内东西向的主街，又叫直街或正街；以主街的街心庙为中心，向南北延伸出横街。两条商业街在街心庙呈十字交叉，各长约500米。由此，也把整个村庄划分为四块。古时候，在村庄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村口分别建有跨街台门，东称朝阳门，西称迎将门，南门有敌楼，北称北泉门，其形制堪与小县城相媲美，故倍磊自古就有“锦城”之雅称。在直街的东面有龙皇亭，翼角起翘，雕梁画栋，临溪跨街而建，极具特色，现为市级文保单位。据2007年调查，村中存留的明清建筑有近百座，其中市级文保单位3处、文保点11处。

倍磊街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。街道两侧开满了饭店、酒肆、客栈、肉铺、当铺、布店、染坊、杂货店、火腿坊等，沿街茶馆灯火通明。据传，当时仅铁店就开了18家，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不绝于耳。

出西大门不远处，即是倍磊埠头。这里

是由义乌、东阳、永康等县，经水路通往金华、兰溪等地的要津，沿江还有官道通往金华。据《义乌市志》记载：“倍磊埠是明清时期义乌、东阳、永康等地经水路通往金华府城，直至苏杭的重要码头。同时也是沿江官道金华大路、东阳大路、永康大路的汇集点。”

明朝中期后，义乌集市贸易蓬勃兴起，倍磊依托发达的义乌江航运和官路交汇的地理优势，发展成为当时的商业集镇，堪称义乌最繁华的村镇之一。历史上经倍磊前往金华、兰溪乃至更远地方的学子、商贾和旅人，对此地也多怀眷顾，尤以文人墨客为甚，对倍磊的一山一水、一沟一壑，常有题咏感慨。即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倍磊街上依然人潮涌动、热闹非凡。直街西侧的米市、猪市、水果市，横街上的柴市等交易，依然红火。

村中至今传唱不息的一首首童谣与儿歌，如“倍磊街有四头门，东西南北四面分，街中有个街心殿，婆媳牌楼骑街跨”“东有龙皇亭，西有龙舌岩，南靠屏风山，北临义乌江”等，宛若家乡的解说员，令每一位来此地采风寻访的人，在欣赏倍磊古村的一草一木、一沟一壑，常有题咏感怀。即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倍磊街上依然人潮涌动、热闹非凡。直街西侧的米市、猪市、水果市，横街上的柴市等交易，依然红火。

倍磊街能够永远不老，在于当年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那份诚信尚义、老幼无欺、和气待客的商业精神，在于倍磊村民那种耕读传家、勤勉持重的淳朴民风，更在于从老街走出、追随戚继光抗倭戍边的众多倍磊儿郎明大义、勇绝伦、战沙场的英雄群像——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安宁的屏障，将一腔热血洒在烽火连天的疆场。这份忠勇刚烈、前赴后继的精神特质，犹如街心的青石板与鹅卵石般，深深嵌入了这片土地的肌理。这份文武兼备、义利相兼的底色，让倍磊街在岁月更迭中始终不失温度与生机。

近年来，倍磊村恢复每年在老街上举行“千人长街宴”，每次约有四千人共享传统美食。据传，当年在义乌兵出征这一天，倍磊附近大小村庄的男女老少纷纷赶来送行，在倍磊街摆下长街宴，把米糕、烧酒塞进儿子的行囊。待到抗倭胜利，族人再聚老街，用第二场长街宴将凯旋写成歌谣。从此，“出征吃长街，凯旋也吃长街”成为倍磊的固定仪式。

这一幕，也成为倍磊街恒久的记忆。试想，约三百五十桌美食沿老街绵延近一公里，怎不令四方游客惊艳?这一派盛景，正是历史长街宴习俗的再现。有人曾用这样的言语来描摹长街宴的盛况：“只要你有这份心情，远道而来的你也能在老街尽头支一张小桌，与四千年前的目光在同一个碗里碰杯——那碗里装的不是酒，是烟火，是记忆，是倍磊村人始终没放下的英雄梦。”

一祠一馆说忠义

倍磊素有“十七祠堂十八庙”之说，足见村中家族之庞大、历史遗存之众多、建筑文化

与家族文化之深厚，这也是对该古村落最好的注解。倍磊村最早由张、俞、杨等姓落籍而居，其后金、陈、王等姓也相继迁入。至元、明以后，陈氏已成为村中第一大族，而有些族姓则悄然湮没。

明清时期，倍磊陈氏正是彰显倍磊辉煌的主力军，“十七祠堂”也主要为陈氏祭祀之所。位于直街东头的陈大宗祠，便是众多祠堂中的经典之作。陈大宗祠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(1558年)，五楹四进三庭院。次年，即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(1559年)，适遇戚继光奉命来义乌募兵，陈大成等深明大义，率众乡亲踊跃参军。其抗倭卫国之壮举，也为新祠增添了几分悲壮与荣光。时任兵部右侍郎、总督浙直福建军务的胡宗宪特赐“尚义祠”匾额，以旌表陈氏家族尚义之举。

陈大宗祠后经多次修葺重建。如今之宗祠为前些年全新修建，大门的门楣处除了悬挂“陈大宗祠”横匾外，其上复悬“尚义”竖匾。新建宗祠前后四进，青石铺地，红木为饰，梁柱穹顶之间雕梁画栋，气恢恢宏。中堂四周悬有多方匾额，十余根柱上皆镌刻楹联，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宗祠内还专门设有“戚家军义乌兵事迹陈列馆”，展示陈大成、陈祿等义乌兵将士的生平事迹。前来倍磊的游客，其中不少便是专程到此打卡的。

来到“戚家军义乌兵事迹陈列馆”，但见此匾高悬，大门两侧雕刻着“数典有帝王将相，圣贤豪杰；传家多礼乐诗书，兵革型锄”的楹联，在其金色的字迹间，流淌着四百余年的文化密码。大门两侧列有十根长枪，正对大门的红木墙上，则陈列着抗倭利器“狼筈”。凝视这些兵器，仿佛能看到一位位保家卫国的先贤身影。

踏入陈列馆的朱红色大门，便有一组“天下精兵”雕像映入眼帘，庄严肃穆之气也随之扑面而来。陈列馆内部以募兵、抗倭、戍边等篇章，分别叙述了义乌兵的事迹，并穿插兵器、战旗等历史文物，以及老照片、模型等，可谓图文并茂。这一幅幅生动的图片、一件件古老的兵器、一段段详实的文字，仿佛将人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，让人感受当年金戈铁马、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。这里所展现的一个个鲜活面孔，构成了义乌兵生动立体的影像图，也丰厚了这座江南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义乌兵事迹陈列馆，既是当年从倍磊走出去的义乌兵风采的展示地，也是广大游客了解义乌兵史的打卡地，如同一部立体的史书，记载着义乌兵的不屈与奋斗，无声地诉说着他们的过往荣光。他们不畏艰险、挺身而出，把保家卫国的责任扛在肩上，用智慧与勇气为民族谋求福祉；他们用忠诚和奉献书写了历史，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，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图



古街上的街心亭



陈列馆内展示的部分兵器



在直街东头的陈大宗祠